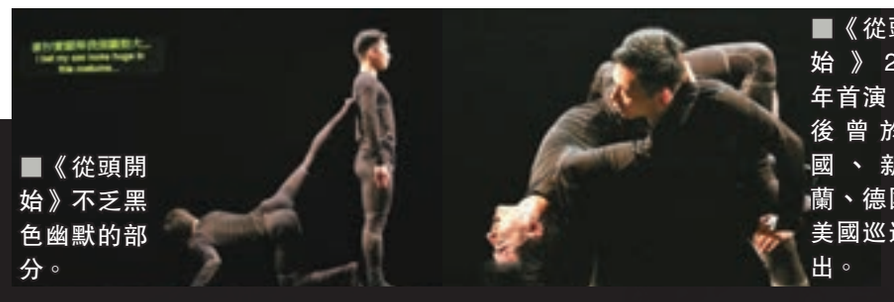
兩作品英國巡演共23場

馮樂恒：「出征」國際 苦樂參半



■《從頭開始》不乏黑色幽默的部分。

■《從頭開始》2015年首演，之後曾於韓國、新西蘭、德國及美國巡迴演出。

■《從頭開始》展示編舞和舞者間的微妙關係。

近年來，藝發局與西九不斷促成香港藝術家與國際平台的接軌。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當代舞蹈博覽會（Tanzmesse）、首爾表演藝術博覽會(PAMS)、澳亞藝術節（OzAsia Festival）……香港藝術家在國際舞台日益活躍。

本月，香港編舞家馮樂恒創作的雙人舞作《從頭開始》就將「出征」愛丁堡藝穗節，在著名的舞蹈表演場地Dance Base上演21場，後更將前往史雲頓與倫敦作舞作升級版《從頭（再）開始》的世界首演。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受訪者提供

■編舞家馮樂恒

■雙人舞《從頭開始》將於本月在愛丁堡藝穗節上演21場。

雙人舞《從頭開始》（From the Top）首演於2015年，由香港藝術節的「當代舞蹈平台」委約製作。「from the top」是排練中編舞最常對舞者說的話——「從頭開始」。馮樂恒由此切入編舞與舞者之間的微妙關係，用不乏黑色幽默的手法展現編舞過程中暗自流動的權力角力。舞台上，編舞家透過畫外音向舞者發出各種抽象、荒謬的指示，舞者必須疲於奔命盡量完成；同一時間，舞台後方的字幕卻透露舞者真實的內心os。「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在這小小的排練場中，到底是平等的藝術交流與要求達成？還是不平等的權力壓搾？

舞作當年演出後，甚獲好評，曾先後於韓國、新西蘭、德國及美國巡迴演出。馮樂恒其後將舞作再發展，加入兩位英國舞者，與原本的兩位香港舞者一起碰撞火花，亦將對於編舞與舞者「權力關係」的討論深化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響中，從而發展出長篇四人版的《從頭（再）開始》。《從頭（再）開始》也是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與英國著名編舞家韋恩．麥葛萊格（Wayne McGregor）工作室交流及合作協議的其中一個項目。作品的第一階段排練在麥葛萊格工作室完成，第二階段則於早前回到西九自由空間展開為期兩周的駐場計劃，並於6月底做了展演。

本月，雙人版《從頭開始》將赴愛丁堡藝穗節上演21場，而四人版的《從頭（再）開始》則將於9月在英國史雲頓（Swindon）及倫敦作正式的世界首演。對於香港藝術家來說，這是少有的作品參加世界一線藝術節並作如此多場次演出的例子。而對於馮樂恒而言，亦見證自己作品經過近四年的發展，從香港登上世界舞台。

■「馮樂恒駐場創作：《從頭（再）開始》」的計劃，是西九自由空間與英國著名編舞家韋恩．麥葛萊格工作室的交流項目之一。圖為馮樂恒與舞者在麥葛萊格工作室排練作品。

■在韋恩．麥葛萊格工作室，馮樂恒嘗試加入兩個舞者，將雙人舞《從頭開始》發展成四人的《從頭（再）開始》。

出征愛丁堡 21場大挑戰

這是馮樂恒第一次帶作品參加愛丁堡藝穗節，「之前去過，但都主要是觀摩和看演出。」馮樂恒說，據他了解，這幾年參與藝穗節的節目越來越多，競爭也愈發激烈。這次能夠受邀前往演出21場，他既感到高興，亦感到壓力不小。畢竟在香港，舞蹈特別是當代舞的演出場次一般局限在兩場至三場，21場，對創作團隊來說是奢侈的美夢，亦是挑戰。對馮樂恒來說，面對較長的演期，要學會如何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以平常心面對期待與觀眾反應之間的落差。「當有些場次是滿座，有些場次可能很少人——我就聽說過，之前有演出有只5個觀眾的時候。不論面對多少觀眾，回應有多好或者多差，作為表演者都要對自己的東西有信心，保持表演的水準與完整性，這才可能延續。」

這次《從頭開始》受邀到愛丁堡，所參加的是Dance Base的2019藝術節。作為愛丁堡重要的舞蹈表演場地，Dance Base聚焦在專業的舞蹈發展，所策劃的藝術節注重作品的挑選，「就像是做了一個『節中節』。」這次英國巡演的製作人Carrol說，「愛丁堡藝穗節中有很多不同的場地可供租用作演出。而Dance Base在其藝術總監Morag Deyes的帶領下卻是注重策展。我總覺得Morag不是很理外面的藝穗節在搞什麼，而是專注自己的想法和選擇，將很多很多元化、前沿的作品，帶到愛丁堡給大家看。Dance Base的藝術節已經是個很完整的節。」

對外交流 疲於奔命找資助

作品登上世界舞台，可說在藝術性上受到肯定。但是對於馮樂恒來說，除了創作上的艱辛，向外出征，還有另一重艱辛——籌集資金。「很花時間，也很吃力。」他笑得無奈。

《從頭開始》到愛丁堡，團隊於去年12月入紙藝發局申請文化交流的相關資助，到今年3月得知獲批的資助只夠覆蓋一半經費，於是開始想各種途徑與辦法，更於6月中至8月中發起眾籌。「香港的資助，申請過後，大部分批不足，要想其他辦法。」Carrol說，「這次的巡演，這麼多的場次，費用比較高。資助不足夠支持，我們便盡可能在香港有可能的資助資源中去嘗試，辦法想盡了，仍然差，於是便嘗試商業些的路徑，在英國的網站上發起眾籌。」她笑言現有資助計劃，的確有一些過於僵硬的條款。例如團隊受邀去外地演出，計劃一般批4日，「到埠、裝台、綵排、演出、走，完。」但是這次巡演涉及到共23場，3個城市，資助計劃仍按4日框架來計算，可謂是杯水車薪。

「香港的資助申請起碼要兩、三個月才有結果，我們去年12月申請資助，到現在，前後等於用上將近一年時間去嘗試不同途徑找經費，中間的不確定性也很大。作為一個獨立藝術家，沒有恒常的經費去支持你做宣傳和行政上的事務，就有點像是打游擊的感覺，辛苦在於好像不停在追、趕。」馮樂恒說，這種吃力讓藝術家精疲力竭，但這還沒有算上真正藝術性上的吃力。他又表示，藝發局在資助方面的確做了不少，自己也受益很多，但是現有的資助架構似乎有些追不上藝術家的發展需求，盼望日後能夠不斷改善。

■去年，馮樂恒與四位舞者，在韋恩．麥葛萊格工作室進行了《從頭（再）開始》的第一階段排練。正式的四人版舞作將於9月在英國首演。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談談「新民謠」這件事
——《Tri家仔》與響朵音樂節2019

暑假間舉行的大館劇場季，發表了有趣的《Tri家仔》。《Tri家仔》通過富有香港特色的語言與不同的旋律，譜寫、唱出香港混雜的語言狀態與文化氛圍，乃至身份認同。這也令人想起，六月的響朵音樂節2019邀請亞洲地區Band Sound同台獻技，帶來視聽之娛，同時展現自身文化的側影。

《Tri家仔》由兩位「浸過鹹水」的音樂人/歌者盧宜均、劉榮豐同台較量。由自我介紹開始，出生成長於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放洋留學後(時值回歸後)回港發展音樂事業。不論幕前幕後的工作、日常生活，都令他們深深感到做精通中英雙語的「Bi家仔」(bilingual)，遠遠不夠應付，必須進化到靈活使用兩文三語的「Tri家仔」(trilingual)。因此盧宜均、劉榮豐聯同旗手伍宇烈打造歌舞劇(cabaret)的唱作小品形式，探討我們處身其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世界。

盧宜均、劉榮豐都有着「鬼鬼地」的語言習慣和精神面貌。演出由他們與現場樂手閒聊開始，盧笑言老家在Aberdeen，暗暗誤導聽者她來自蘇格蘭，實情在香港仔長大。這種「假洋鬼子」的游移身份，恰恰便是整整幾代香港人的縮影。盧劉先後演出在星巴克買咖啡、在老蘭泡酒吧的片段，港式發音本土得來又有點好笑，但我們都不大介意這種「假假地」，反正混雜不純才是香港族群的溝通方法。

《Tri家仔》並沒有把香港人身份講得多與眾不同，而是跟很多世上人來人往的國際城市一樣，有駁雜的生活方式，就像新加坡、紐約。香港表面西化但又相當傳統，在語言上創造新詞的速度連香港人自己都差點追不上，聽到《Tri家仔》唸白中的時事語彙，自然會心微笑。劉榮豐進一步示範基吧中溝仔問候語令人嘆為觀止之餘，原來所謂的self-identity，完全可以觀乎所處身的族群和positioning去選擇。《Tri家仔》的創作班底亦相當港式。有音樂劇填詞家岑偉宗、後九七詞人林寶、作曲家高世章、伍維烈修士，不同背景造就集百家之大成創作《Tri家仔》的曲詞。那種鬼馬的音樂風格與「三及第」的口語書面語混合的歌詞文字，堪為香港「新民謠」，盛載庶民生活點滴及其所思所想。

至於「新民謠」這個概念，在大中華世界以中國獨立音樂發展迅速，各種音樂類型如搖滾、電子、嘻哈皆獨樹一幟，不論在編曲、歌詞、歌手風格上，中國獨立民謠歌手堯十三、宋冬野、馬頔、萬曉利、萬能青年旅店、周雲蓬、朴樹、小河等，每個名字都是個人音樂風格的代名詞。用音樂創新抒情敘事傳統的「新民謠」，在年輕族群市場大放異彩。「響朵音樂節2019」於6月7、8日，一連兩天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Music Zone舉行，分四個場次，共16隊亞洲及本地音樂單位參與演出。包括泰國temp、韓國另類電子搖滾樂隊LudiSTELO、roots-music樂團，還有台灣的邱比、老王樂隊，中國內地的STLOEN、惘聞、周雲蓬和宋冬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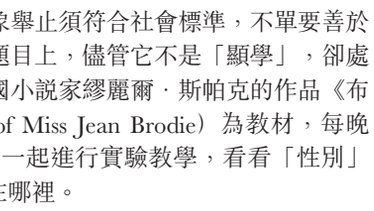
■大館劇場季2019：《TRI家仔》
攝影：Chi Wai@Moon 9 Image

■周雲蓬　響朵音樂節2019提供

「新民謠」甚至未必是潮語、外來語與獨立音樂的混合表達。周雲蓬《杜甫三章》便由《贈衛八處士》、《聞官收河南河北》、《登高》三首唐詩組成，配合嗩吶等傳統樂器，營造出古雅又鑒古知今的新世紀「新民謠」效果。觀乎周雲蓬中文系的背景，及發表過的專輯《四月舊州》、雜文集《綠皮火車》和詩集《午夜起來聽寂靜》，周氏「新民謠」深厚文化根底合乎人物性格和氣質，「新民謠」也不完全是「采風」式民間蒐集，而是就着個人文化位置造就的文化產物。同場壓軸的宋冬野近年有大熱之作《郭源潮》和《佛祖一號線》，前者抒情沉鬱後者調侃現實，更有趣的是宋胖子第一張唱片，原是古意十足的《雪泥鴻爪》。「雪泥鴻爪」出自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宋冬野也唱出「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這種穿越的時代感喟，自然呼應了後來《董小姐》所唱道「愛上一匹野馬，可我的家裡沒有草原」的無力感。有人說宋冬野的音樂充滿着人間煙火氣，如果從「新民謠」的特點看來，現代人的生活氣息、文化底蘊，在在都是「新民謠」的題材，「新民謠」也不斷盛載新時代的混雜身份和孤獨。

周末好去處

夏日•綠色市集及免「廢」藝術展



九龍城廣場正在舉行「全齡•傳承•擁抱愛」夏日•綠色市集，市集得到更多綠色手作人和小店鼎力支持，接力提供俄羅斯手作天然環保禮品包、台灣ECO+ART概念家品和本地舊鎖匙人手微雕等不同類型的環保手作及天然有機產品和食品，內容更豐富。商場同時於周末舉行免「廢」工作坊，更設夏日消暑禮品換領，同場展出本地插畫師陳啟樂(Caleb Chan)早前開幕演繹現場藝術live art的免「廢」綠色藝術裝置，賦予兩部退役「綿羊仔」第二生命，藉此呼籲大家坐言起行傳承可持續綠色生活，齊齊擁抱地球，為地球降溫。

日期：即日至8月18日
時間：1pm – 8pm (逢周一至周五)
12nn – 8:30pm (逢星期六及日)

工作坊劇場《時老師自修室》

林奕華將首次將創作過程公開，與時一修攜手向觀眾展現一套劇場作品的發展過程。時一修在《梁祝的繼承者們》裡扮演「老師」一角，身份撲朔迷離。他似是梁山伯的化身，又似是祝英台的代言人，甚至掠過馬文才的影子。到底這位老師是雌是雄、還是不男不女，抑或亦陰亦陽？

老師，向來被要求是模楷，形象舉止須符合社會標準，不單要善於言教，也要身教。在「性別」的題目上，儘管它不是「顯學」，卻處處體現在教育之中。時一修以英國小說家繆麗爾．斯帕克的作品《布魯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為教材，每晚跟60位「扮演」學生的現場觀眾一起進行實驗教學，看看「性別」和「教學」之間的空間有多大，在哪裡。

觀眾可以在一小時內，於自由空間細盒中經歷一套劇場作品的發展過程。每堂內容不盡相同，讓《梁祝的繼承者們》的「老師」來到現實裡，由觀眾反應直接影響演出的走向，讓林奕華、時一修帶領觀眾投入課堂中。

日期：8月10、11、17及18日（星期六、日）下午3時
8月6、8、10、13、15及17日（星期二、四及六）晚上8時
地點：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細盒